



前言：

泰國新政黨未來前進黨的成功，在於專注打一場民主觀念之戰，凝聚無論紅黃都要民主、反貪腐的選民，共同對抗軍政府。這場「混合式」泰國民主大戲，無論是誰執政都將是漫長民主過渡中，註定失敗且不會穩定太久的過程，但民主觀念在君主立憲87年後，才正要播種和萌芽。

睽違8年的泰國大選已於3月24日落幕，雖然3月28

日泰國選委會宣布結果，但依舊爭議，泰國政局估計會膠著到五月的法定結果揭曉日。

這次投票率約75%，超過3826

萬人投票，打「安定牌」的

親軍方政黨「公民力量黨」，獲得最高票843

萬票，而打「民主牌」的塔信政黨「為泰黨」792萬居二，兩黨都未在500

席下議院過半，而為泰黨以137席勝公民力量黨的席次116

席，並與未來前進黨等七

黨結盟，這個「反軍方」陣營宣稱在眾議院有255

席擁有組閣權；但一方面根據憲法，泰國

總理由上議院250席和下議院500

席議員選出，也因此，掌握上議院的公民力量黨稱最高票政黨有權組閣，目前陷入僵局。

雖然泰國政局陷入膠著，但這次大選有個趨勢不容忽視：塔信與反塔信勢力的為泰黨和民主黨的

得票不如以往，74年的老牌政黨民主黨（Democrat

）更是慘敗，從原本預估100席，僅拿下一半，落到第4

名，擔任過兩任總理的黨魁艾比希（Abhisit

Vejjajiva）辭職。紅黃政治逐漸衰退，而深獲年輕人喜愛的未來前進黨（Future Forward

Party），初聲試啼就拿下80席626萬票，一舉成為第3大黨。

泰國社會已進入挺軍方的「保守派」vs.

反軍方的「民主派」勢均力敵的局面，也預示著未來軍方、民主派、新國王的權力關係如何維持平衡。但無論如何，泰國政治的結構變化，特別是選前就預估選情樂觀，選後甚至超乎預期的最大黑馬未來前進黨的崛起，或可為台灣政治帶來一些啟示。

泰版時代力量為何可以超越紅黃？

不黃不紅的橘色logo

，類似台灣「超越藍綠」的情境，未來前進黨以都會中產的定位、明確的社會民主路線，反對軍人干政，瓜分黃衫的民主黨票源（民主黨過去票倉曼谷全軍覆沒，未來前進黨則在曼谷拿下第一），也吸引不再信任塔信的紅衫支持者，是泰國「軍方、皇室、塔信」舊結構的新敘事。

40歲的黨魁他納通，是泰國最大汽車零件製造商高峰集團Thai Summit

Group的前副總裁，大學時代到2003

年回家打理家族企業前，一直是積極的社運參與者，去年三月決定出來組黨才正式進入大眾視野，由於高富帥和親和力，迅速成了全國政治男神。媒體喜歡叫他億萬富翁，反對者把他視為塔信第二，他宣稱自己是1%但可為99%爭取權益，有待時間驗證。

泰國的紅黃政治和台灣藍綠政治情境類似

，走年輕路線的未來前進黨很像泰版時代力量，但為何一個新政黨，核心成員沒有傳統選戰經驗，為何可以一舉拿到620

萬票，吃下偏保守的老牌政黨民主黨大部分票源，成為全國第三大黨？有些內外因素值得探究。

筆者認為大概有幾個原因：

一、提名策略：成立政黨時「提好提滿」全部350

席區域議員

，沒有和大黨協調，這

點讓許多猜疑他們是塔信政黨的人無話說，支持者對他們的獨立性有底氣。

二、定位策略：社運出身卻不社運思維。清楚定位大眾、都會中產、年輕人，因為他們知道要改變需要靠大眾的觀念改變，不需要和草根政黨為泰黨搶草根，反而要跟保守政黨競爭都會中產。

他們面對進步圈有很大壓力（希望他們訴求廢除瀆君罪），但不躁進。

四、議題設定：首要目標是「拒絕軍人干政、終結政變、修改憲法」，所以花最多力氣做理念溝通。他納通提出消減軍費的「大膽」提議，也結合其他共同目標的政黨形成價值同盟主打此議題，不會刻意避嫌（怕大家貼標籤是紅衫）。一切皆以民主「原則」行事，沒有太多政治計算。

五、進步但不反商：

未來前進黨意識形態中間偏左，這路線對資本家容易簡化批判，但他納通在商界成功的實務經驗，也是為何許多SME（中小企業）特別是startup

創業者很支持他，在他身邊形成產業政策圈的原因。

六

、擁抱新媒體：相信並正確引導網路力量，雪球滾動效益非常驚人的，正負一念間端看你如何運用，而網路聲量等於選票已成定律。

因為沒有傳統政黨背景沒有地方組織，但也沒有包袱。完全用自己的節奏和想像打選戰，因此不落俗套。

也就是說，精準感知社會新氛圍、正確策略，還有歷史機運（親塔信政黨因提名大公主而被解散，未來前進黨接收這些選票）和他納通本身的個人條件造就了這個驚奇。一般分析都提到網紅現象，但我認為如果只看到這

點，學到的只有網路操作的皮毛術，而最關鍵的一點是他納通的這句話：

「如果我們無法在觀念的戰場上贏，那你也不會贏得選票，你就無法改變。這是思想的力量，思想可以帶來改變，不是選票。」

思想才能帶來改變不是選票

未來前進黨創黨是為了準備投入一場至少十年的「議會路線政治運動」，把這次大選當宣傳機會，將「民主價值觀」像種子一樣在人們心裡種下，所以選舉目標從一開始就不是「席次邏輯」，而是更側重思考如何贏得「觀念」的戰役，他們的目的是要引領議題設定，拿到話語權。

對泰國來說，雖然1932年就實施君主立憲開始有選舉已經快90

年，但嚴格來說這個透過上層菁英權力鬥爭得來的「民主」，少了由下而上爭取的經歷，讓泰式民主存在許多「反民主」怪象（譬如菁英會用軍事政變一而再再而三否定大選結果），現在的泰

國才正要經歷台灣的「黨外時期」：有選舉，執政黨作弊，法院是上層結構掌握，有一股非常頑強的保守舊勢力。也因此，未來前進黨要做的，只是民主的基礎工程：將民主、人權、自由、程序正義等觀念，透過他納通這個「載體」，在泰國社會播種。

也就是說，新

媒體、政治網紅操作，都是

為了「傳播民主思想」這個政治意志服務。反觀台灣，

過去為了對抗國民黨的威權和大中華霸權，80年代黨外至今30

年，推動台灣前進的思想論述是民主化、本土化和轉型正義，民進黨則是這個思想論述的執行載體。只是隨著早已成了老生常談，無法再感動人心，民主化後的台灣政治陷入日常的平庸化瑣碎化技術化，詞語的匱乏，想像力的匱乏，很久沒有新觀念和新思想在引領。

存在已久的新板塊需要被精準的指認

但上述這些原因，都不足以解釋為何一

個新生政黨能拿到620萬票快90席，成為塔信的為泰黨之後、反軍方陣營的第二大黨。

他納通現象絕對不是靠「個人魅力Charisma

」和「網路操作」就能辦到，這是泰國原本的紅黃政治板塊底下，早已有一股炙熱伏流，而他納通和未來前進黨在這個時刻出現用對的策略，天時地利人和又精準的掌握這個不小的社會基礎。

在泰國，除了反動保守派之外，許多泰國

人無論紅黃，liberal或conservative

，都是反對塔信反貪腐，也都想民主。差別在於紅衫過去只能依附在塔信政黨來對抗保皇派，而黃衫菁英則太沒耐心和自信，當軍方政變時他們不作聲，只想便宜行事解決塔信問題。過去十年泰國公民社會的價

值錯亂讓人看不懂，也有歸類的困難，原因在於一直沒有合適的政治代理人來代表這群人。

他納通在2014

年軍

方政變後

的抗議現場清楚看

到，沒有領袖的人群最後只能消散，

他知道必須要有一個「institution

」來承接民氣，而在代議政治

和政黨政治的古典民主理論中，這個institution

就是「政黨」。政黨是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，不該是沒有清楚思想價值、沒有明確方向感只滿足當下需求的烏合之眾。

如同托洛斯基的蒸氣理論

：「若沒有一個起領導作用的組織，群眾的能量就會像沒有導入活塞箱的蒸汽一般消散。但是推動事情前進的，畢竟不是活塞或箱子，而是蒸汽。」

於是當一個各方面條件都到位的新政黨和領袖出現，這個原本早已存在的社會基礎，就正式被命

名、被定義，然後固著成形。也就是說，誰能最先「準確的」指認出這股力量，誰就擁有這股力量的定義權，於是新板塊浮現，而未來前進黨和他那通在模糊的感知中，精準地抓到了這股新情緒。

從泰國反觀台灣：政治工作者此刻最重要責任

從泰國例子我們看到，如果一股從舊板塊中冒出的蒸氣，原本的舊建制都抓不住，但新選項看來也不完全適切時（泰國制度讓小黨林立這些年不乏新政黨），這股蒸氣就會四處亂竄。保守的思維框架，過時的論述是無法掌握這股蒸氣的。

如果我們看孫文成立國民黨時訴求「驅除韃虜恢復中華」，或是民進黨草創時的本土化和民主化主張，之所以都能成為「歷史的正確方向」，那是因為這些論述的高度足以召喚那個時代的人心。那麼我們就會看到，沒有思考深度、滑溜取巧的政治口號或許可以成為新鮮風潮，贏得幾次選舉，卻無法成為一種思想、一種政治意志，自然也無法走得長久。

反觀泰國，未來前進黨透過他納通這個icon

，把核心黨員的政治意志透過網紅現象傳遞出去，長在人們的心中，這股政治意志將會帶著人群，慢慢推進，每個人都會是他納通，星星之火才可燎原。也因此，台灣國民兩黨的舊建制，無法回應這股不滿的現狀能量是事實，但筆者

認為無論是柯P

、韓總、小英、賴神、甚至太陽花世代的時代力量，都還無法準確掌握這個新的社會基礎，提出一個時代新論述來凝聚它、帶領它。這也是為何相較於韓有悶壞的藍營基本盤支撐，但柯起起落

落的原因：柯的論述無法完全吸納這股蒸氣，固化成新的「白色基本盤」，才會捉摸不定連他自己都不清楚為什麼。

當然現在台灣內外局勢險峻複雜，不像泰國提出民主基本價值這種簡單答案就能過關，因為這些早已是台灣社

會的水和空氣，水和空氣無

法驅動人性，除非哪一天沒有了水和空氣

才行，那麼台灣的政治工作者必須去思考的命題更困難。

但我們也要認知到，這歷史時刻的蒸氣要怎麼成形，也已經不是一個人、一個黨可以決定的。蒸氣會去尋找容器，歷史會被其推進，如果沒有出現合適的載體正確掌握到它的本質，讓這股蒸氣往正向前進，會有兩種情況發生，一是蒸氣會暫時四散，但時不時像鬼魅般集結，吸附在某些看似新鮮的人選上。最糟的狀況是，蒸氣吸附在不對的載體上推動，於是民粹成就了倒退的可能，歷史有太多例子不需贅述。

凡事沒有捷徑，歷史某個程度還是直線前進，無法彎道超車。泰國民主是當年菁英由上而下給的，不是人民爭取來的，因此君主立憲⁸⁷

年後的今天，上層結構還在主宰一切。不斷透過政變解決問題的慣性、無法言說的王室角色、軍政府掌握「法律」工具（司法和憲法），階級分明且極度保守的菁英，設計來註定失敗的體制，讓這場選舉看來看去都像一場戲。但泰國社會還是十分投入，這種「不犬儒」在龐大又難以撼動的結構下展現出微小個體的能動性，現在才要開始他們的「黨外時刻」。

而台灣最需要的，或許反而是直視那些所謂“落後國家”

正在經歷的痛苦和行動，回望我們早已遺忘的

初衷——

一個新的思想、新的論述曾如何召喚人們，從理性到感性，讓人們願意行動，而且走得長久。找回這種感覺，讓政治能再次變成激勵人心的志業，凝聚出屬於這個時代的新共同體一致對外，這或許才是現在台灣有使命感的政治工作者，最重要的責任。

（ 本文部分經費由國家文藝基金會贊助 ）

作者 林怡廷 Amber ?媒體工作者